

丰臣秀吉

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

(三)

〔日〕吉川英治 著

疏浦剑 徐华 孙逢明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
丰臣秀吉
(三)

【日】吉川英治 著

疏浦剑 徐华 孙逢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臣秀吉 / [日] 吉川英治著 ; 孙逢明等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484-1646-3

I. ①丰… II. ①吉… ②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763 号

书 名: 丰臣秀吉

作 者: [日] 吉川英治 著

译 者: 孙逢明 余 姣 奇 遇 范楠楠 等译

责任编辑: 陈春林 赵 晶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华夏视觉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张: 113 字数: 2200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646-3

定 价: 180.00 元 (全六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第五卷



- 002 母亲和妻子
- 005 乐在此处
- 013 虎与虎
- 018 石田佐吉
- 025 球
- 030 财吏
- 035 御旗楯无
- 040 禽兽伴奏
- 046 长条
- 056 破烂的拉门
- 063 泥衣战士
- 067 武士之魂永放光芒
- 073 设乐原
- 083 夏草日记
- 087 松与柳
- 094 安土城
- 103 湖南湖北
- 111 秋天的茄子
- 118 针灸
- 123 远征中国
- 129 变卦
- 135 苦衷
- 138 新月
- 143 蛀牙

146 病军师
150 誓文
156 天有不测风云
162 菊窗闲话
165 智者，无智者
176 削去羽翼
181 南蛮寺
184 有情·无情

第六卷



192 救出官兵卫
197 死后赏樱
203 有马温泉
207 尸山血河
211 秋风平井山
217 死后亦效劳
221 食用红叶
225 两名父亲
231 军旗祭
235 杂草
238 日本丸
240 丹波·丹后
243 两个门
246 追逐猎鹰
250 斥责
253 名将的较量
259 为人父的信长
260 护城河
261 岁末进贡
269 大气之人
280 兰丸
283 京都
287 涛声中的谈话
291 中国地区的战场



第五卷





母亲和妻子

第二年天正二年三月初时。

宁子收到了一条喜讯，不用说，是来自丈夫藤吉郎的：

“敬复母亲大人和你的来信，我再三阅读。”

看来这是藤吉郎写给她和母亲发去的信函的回复。他的信中总是充满了想要取悦妻子和母亲的心情，但这次的信中有让两人欣喜若狂的特殊内容：

今滨的建设工作虽仍在进行之中，但我极想见到母亲大人和你，故而请你们准备动身。此事请转告母亲大人，草草如上。

藤吉郎

仅凭这段文字，想象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但在这个好消息传来之前，从新年开始，夫妻就已经多次书信往来了。

近来，藤吉郎一直辗转作战于北近江的山间，即使偶有闲暇，也要奔命于各处，丝毫得不到休息，这次平定浅井和朝仓之后，信长终于对藤吉郎说：“你把家人也接到近江去吧”，首次认可了他在领地里永久居住的权利，并且建议他将家人也迁到那里。

在攻打小谷一役中，他的战功当居首位。然而，信长对之前不过是一名军官的藤吉郎，先是让他住在城内，然后又将浅井领地中的十八万石交给他，这赏赐显得不同寻常。

不仅如此，信长甚至还赐姓给他，从今以后他将木下的姓改成羽柴。这个姓是从丹羽五郎左卫门和柴田胜家各取一字而得。

丹羽和柴田二人都是织田家重臣中的上席将领，其人品也广受世间好评。

“臣感激不尽，今后我就自称羽柴筑前守守秀吉。”

他感觉非常满足。当上筑前守守，也是最近的事。这样一来，他就一跃进入大名的行领，领地有二十二万石。如果还是用木下藤吉郎的名号，显得有些不太相配。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信长便让他改姓。不管怎么说，此时秀吉的地位已经和世代老将们平起平坐了。

而且，他还不甘于仅仅居住在小谷城中。

他认为这座城过于保守，虽然适合退守，但不利于进攻，而且主公又是胸怀大志之人，自己不能被这样的地方所束缚。

于是，他看中了南边三里湖畔处的今滨，将那里选为住处。

得到岐阜方面的许可之后，他立即开始修建，这年春天便造好了白灰箭楼和坚壁铁门。

秀吉写了封急信，信上说城造好了，便将家人接到今滨去，他的妻子和母亲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过去，写了好几次信催促他。终于，今天的回信到了。

洲股城当然是还给信长。秀吉的母亲和妻子宁子，都住在城内的一处房屋里，整理行装也没有费什么功夫。

数日后，蜂须贺彦右卫门一行从今滨赶过来了。他们是前来迎接的。老母亲和宁子坐在涂漆的轿子里，跟随前后的将士们都是平常打扮。大约百人的队伍中，既有女人也有童女，从沿道的田中看去，非常漂亮。

“我们会经过岐阜城的城下，你要作为秀吉的妻子求见信长大人，感谢平日里的恩情。”之前母亲就和她说过此事。宁子感觉此事责任重大，为此也花了不少心思。她生怕自己到了岐阜城见到信长时，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到了那天，她将母亲留在旅馆里，自己一个人带着各种礼品，来到了岐阜城的宫殿中。这时，她觉得自己心情平稳了，忘记了自己之前的种种劳累。而且，初次见面的主公比想象中要爽朗得多。

“你在筑前守守不在家的期间，要承担赡养老母亲的责任，想必很是操劳吧。不对，比起这个，更难受的应该是寂寞吧。”信长亲切地和她聊着家常。她意识到自己的家人和这位主公也是有关系的，于是便完全松了一口气。

“您这话我可不敢当，正是因为丈夫外出参战，我才能安稳地生活，感谢已经来不及了，要是还想着寂寞的事，真是要遭天谴了。只是母亲大人年纪大了，多有不便。”

信长笑着说道：“非也非也，女人的心思说也无妨，不必掩饰，寂寞是正常的。正因为感受到丈夫不在家的寂寞，才能理解到丈夫的优点嘛。有人唱过一首歌，下句我忘了，只记得一句：‘一出门在外遇风雪，才知妻难得。’可能筑前守守也等着你过去呢。而且今滨城是新城。战时离家太久了，很辛苦吧。这次全家得以团聚，你们又可以回忆一下新婚的时光了。这种欢乐只有军

人才能体会啊。”

“这个嘛……”

宁子跪坐着，脸红到了脖子根。肯定是不由得想起了十六岁时的事情。信长看着她，微笑起来。

之后，信长招待宁子用餐。宁子从信长手中接过红色的酒杯，优雅地喝了一口。

“宁子……”信长带着笑，很随意地说道。

“是。”宁子答应道，抬起了双眸。此时宁子才敢直视信长。

信长突然说道：“你可不要吃醋啊。”

“……是。”宁子不明所以地回答道，但后来一想，脸一下子红了。因为她想起丈夫秀吉有一次带着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岐阜城，于是她就和身边的人说了些平时不会说的话。

“这个嘛，我说的是筑前守守。他这方面的作风看来不太好……不过，茶杯没有瑕疵就没有趣味了。人人都有嗜好，普通人如果有过度的嗜好，就不好办了，但藤吉郎在男人中可算是少有的有才之士。你看中他，你也是很有眼光啊。我一直在想，像他那样的男人到底会选什么样的女子陪伴终生？今天在此看到你，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会喜欢你了……听好了，不要争风吃醋，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啊。”

宁子不明白主公为何会如此了解女人的心思。既感到害怕，又觉得他对丈夫和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主公。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她既觉得开心，又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虽然如此，宁子还是给信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切都很顺利。

她离开岐阜城的时候，收到了许多赏赐，多到搬不动。她先领走了赠品名单，回到了城下的旅馆里。然后和早已等候多时的老母亲说了起来：“大家说起信长主公来，都吓得发抖，所以我也在想他到底是何等人物呢，想不到居然是世上少有的温和的主公。那样优雅的主公，骑到马上后，连鬼神都要惧他三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主公也听说过母亲大人的事，说您有个好儿子，是全日本最幸福的人，他还向我说，像筑前守守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开玩笑说我选对了丈夫，眼光也很高。”

老母亲眯缝着眼睛，笑着说：“是吗？是吗……”听得很是投入。

一般来说，被称为名将的人物，不仅是麾下的将士佩服，就连每个将士的家人也都觉得他是国家的顶梁柱，仰慕不已。本来，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景仰，没有人愿意让自己最爱的丈夫，或者是独一无二的儿子，为主公去拼死作战。而且，战士们不仅死得光荣，活下来的人也为此感到欣慰和光荣，所以可想而知，为将之人，不仅要精通战略和政治，还要留心其他事情。

那些不知民众疾苦、不了解世间人心、所谓大名或者将军之类的人，都



乐在此处

是些享尽太平的官宦之后。而到了信长的时代，一切凭实力来决定，这类特殊人物将不复存在。义昭、义景还有今川义元之流，虽然沉湎于自己的地位和名门之后的地位，但转瞬之间便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了。

因此，能在这个时代立足的大将，除了需要有很好的教养、地位以及权力以外，还必须了解平民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他必须是个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必须是个充满野性的人。这无论是对扫除腐朽的旧势力，还是对建设新时代来说，都是绝对的力量。他既不能是过于纯粹的文化人，也不能是完全的野蛮人。

总之，从那以后，宁子和母亲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主公的恩德，甚至在晚上睡觉时都不愿将脚朝向岐阜城方向，这也成为婆媳之间、夫妇之间以及自己作为主人管理手下时的基本礼仪和道德规范。

虽然处于混沌的乱世，但和平地区的社会以及家庭内部并没有出现混乱，这也是因为每个家庭和主从之间，存在这样良好的道德观和优良的家族传统吧。

婆媳二人平安无事地翻过不破山，坐着轿子来到了春天的湖畔。

那天今滨的热闹程度，据说是今滨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次。秀吉建好新城之后，就将今滨改名为长浜。满城的祝贺中，也包含了这一层庆祝的意思在里面。

春天的早晨，湖水微微映着红色的朝霞，四周仍是雾霭缭绕，山色昏暗。

“大人醒了，醒了。大人醒来了！”

长浜城内的墙壁还是崭新的。一大早，便有人来掌灯了。

堀尾茂助负责昨夜的值班，他从秀吉的卧室旁边沿着值班房间和侍童的房间一直喊着，一直走到走廊正面。

各个房间里都有人在准备起床。大家嘴里都在念叨着：“真早啊！”

虎之助也已经起床。他七岁的时候，被母亲牵着手，第一次带到了洲股城，当了九年的侍童，今年已经十五岁。

最近，他已经赶上前辈市松了。福岛市松已年过二十，但却经常被年纪比自己小的虎之助叫醒。

“市松，你真是的——老爷已经醒了啊！”

市松蓦地爬起床，但所谓春眠不觉晓，他一边揉着迷离的眼睛，一边说道：“天还没亮啊，你就跟麻雀一样，一到天快亮就叫个不停，别慌啊。”

“那你就继续睡怎么样？老爷已经起床了，在做事呢。”

“真的？”市松不得不穿上了衣服。

“为什么今天早上起这么早？看，天上还有月光呢。”

“就算这样，车队到长浜的时间，不是定在中午的时候吗？”

“计划是这样，但他心里肯定等不及了，所以睡不着了吧。”

“有这回事吗？不管是哪场战斗，主将都没有不睡觉啊。”

“这不是一回事。市松你是个不孝子，哪里明白老爷的心情啊。”

“你这小子，大清早的就这么狂！”

市松说着，用眼睛瞪着他，但对虎之助来说，这种眼神不大见效。

秀吉虽然人比较懒散，不修边幅，但却喜欢泡澡。

一有机会他就去泡澡。即使是在战时，遇到长期作战的时候，他也让人在野外挖个坑，在坑里铺上桐油纸，将热水倒满坑，进去泡澡。

“这个露天澡堂真舒服，泡在热水里，看着蓝天和飞鸟的肚皮，真是惬意啊！”

不爱泡澡的人，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想来，他的入浴爱好不是因为好打扮或者是洁癖，而是因为年少时四处漂泊，身上遍是污垢，有时甚至两三个月都没有机会泡个热水澡，所以等到他的身份足以达到轻松泡澡的时候，当年的欲望在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就演变成了一种“喜好”，成了他的习惯吧。

今早他一起床，便来到了浴室。

鸬鹚在浅滩上叫着。早上起来泡澡虽然是他的喜好，但四周的环境却有些吓人。

“於福！於福！”他在浴池中喊道。

於福就是那位碗铺的落魄公子，两三年前在湖畔做壮工时，被秀吉救起，之后便在横山城内负责烧制茶碗。

他虽然身为武士，但却只会烧制茶碗，这未免显得太过无能。于是秀吉几次让他到战场上捡几个首级回来，但他吓得连连摆手。周围人故意逗他，说要把他硬拉到战场上，结果他不停地求饶，就差没哭出来。因此虽然年过四十，却成天被侍童组的虎之助和市松他们嘲笑，说他是胆小鬼。秀吉觉得他很可怜，便把他从院子里调走，安排他到不怎么和人打交道的浴室里工作。

“您在叫我吗？”

“是於福吗？衣服，衣服！”

“我正在给您准备剃刀。”

“脸吗……算了，我出来后再剃吧，快把衣服递给我！”

“您这就出来了？”

於福急忙将衣服抱来。他是个天生的老好人。他慌忙绕到秀吉身后，替

他擦背和脚，连指甲都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打开木门，蹲在旁边。

“哟，天晴啦，天气不错啊。”

秀吉一个人大声地说着，走到了外边。

侍童虎之助和市松二人，捧着他的佩刀等在门口外边。

“你们刚起来？”

“是……睡了一会儿懒觉。”

“没事，今天我起得早。剃胡子吧，市松，把镜子举起来。”

“是。”

市松将镜台放在宽敞的客厅的角落里，秀吉让他将镜台移到更亮点的窗边。

书窗上映出了红红的朝阳，照得镜子上闪闪发亮，但秀吉丝毫不在意晃眼，他咧着嘴，开始剃脸上和下巴上的胡须。

他属于体毛较多的人，但是下巴即使几天不剃也不会长出胡须。现在看上去还没有长齐。虽然他的精神已经成熟，但肉体还没有发育完全。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时会表现出几分稚气。不管年纪多大，总有些不太像成年人的地方。

“好了，剃刀可以拿下去了。这次是头发。市松，你到我后边，帮我把头发扎起来，鬓角沾点水。”

“借您的发簪一用。”市松说着，坐到了主人身后，将秀吉的镶金发簪拿了过来，在盛水的盘子里蘸了一下，接着抚摸了一会儿秀吉的头发，说道：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要不要把发根绑得再紧一点？”

“不用了，绑这么紧，眼角都要吊起来了，这样就行了。”

“大人。”

“什么？”

“您只有今天天还没亮就醒了，而且还梳理打扮，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大家都感觉很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很正常啊。今天可是我和日本第一的恋人见面的日子啊。”

“哈哈，大人您还显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哈哈。”

“市松，你笑什么？”

“不过……不对，听您这么一说，夫人想必很开心吧。”

“你以为我是说我的妻子？宁子是排第二位的啊。”

“第二位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第一恋人是指我的母亲，明白吗？”

“啊，原来这样啊。”

“我要是蓬头垢面的，我那天生操劳命的母亲，肯定会担心我这个儿子吧。看到儿子劳累，新城再壮丽和宏伟，也只能让母亲更加担心，就算住在这里，她也不能发自内心地开心。”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是这样想的……”

市松俯身行礼，接着将秀吉面前的镜台搬走了。然而，捧着佩刀、孤零零地坐在秀吉身边的虎之助，看上去要比市松听得更加入神。

秀吉看着他，喊道：“阿虎！”

“在！”

“你也很想念故乡的母亲吧。”

“不想。”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建立像大人您这样的功勋啊。”

“嗯……这家伙净说些好听的。”

他看着虎之助的身影，说道：“对了，我听说长浜城下有个叫作冢原小才治的兵法家，过几天你去冢原的道场里读点书吧。好好努力，学点东西！”

虎之助看上去很开心。这时，贴身侍卫们将早茶搬来了。可能是秀吉洗完澡有些口渴，马上喝了起来，但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说道：“给我淡茶。”

他的家中还没有茶艺师。他感觉不需要这类闲人，所以一直没有招。然而，他在小谷城里，坐在茶室中，看到那个上面印有和自己十分相像的猴子底纹的锅之后，就感到茶道是个极好的事情。一旦有了这样的感觉，他就马上热衷起来，这就是他的性格。

“好……淡茶，明白了。”

也不知道是谁泡的茶，因为没有懂这行的人，所以肯定是侍卫中略懂茶刷拿法的人哗啦哗啦地搅出来的茶。

虽然如此，秀吉还是十分满意。他几次看过主公信长的做法，只知道如何拿茶碗，如何对茶碗行礼。

“啊，好喝！”他大大咧咧地喝完茶，端详起捧在手心的茶碗。

“这个是於福在横山城的院子里烧的茶碗啊。”

“正是。”侍卫答道。

秀吉一会儿将茶碗的底翻过来，一会将它放在地上，入神地欣赏着茶碗。

“有意思。看来他还是有他的天分的。把於福喊过来，於福！”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

不久，负责浴室的於福战战兢兢地过来了，刚一坐下，秀吉就说道：

“你今天就不要在浴室干活了，那种活儿看来不适合你的天性。”

於福小心地睁大眼睛，看着秀吉的脸。

原来他以为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导致自己的工作被撤了。他那怯懦的眼神中已是泪光闪闪。

“唉，你这个怪人，伤心什么啊？我没有责怪你。我是突然发现了你的天分，所以想趁你还没有忘记，帮你指条明路。快把砚台拿来！”

“是。”

侍童来到秀吉面前，放下了砚台。秀吉拿起一张白纸，随意地写起信来。他的措词有点奇怪，文风也极为幼稚。

接着，他顺手从盛文具的盒子里掏出了一些钱，和书信一起交给了於福。

“你拿着这个，到泉州的堺市去吧。钱用作路上的盘缠。信是写给堺市的千宗易的，你见到千宗易之后，再考虑将来吧。肯定能发挥你的天分。”

“那么您是要让我休假了吗？”

“是啊，这也是为你好。”

“那也只能如此了。”於福不仅没有欢欣鼓舞，反倒趴在地上哭泣起来。虽然秀吉一再说这是他的天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远离秀吉的庇护比前程的事更让他伤心。

“哈哈哈，真是搞不懂你。什么时候出发，随你的便。也不用急。我突然告诉你，是因为我怕自己忙起来就忘了这事了……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喜极而泣，反正别让我看到眼泪了，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

说完，他又像一阵风似的来到了院子里。朝阳照遍大地。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本丸里面的山城上。在一片树林中，有座古老的神社，那边传来轻快的拍手声。

下来时，他对侍童和仆从们夸耀道：“怎么样，今天的天气？”仿佛这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一样。

接下来是早饭时间。他一放下筷子，便跑开了。

他来到武士们扎堆的地方，跟年轻武士们搭着话。看上去是说了什么笑话，年轻的武士们大笑起来。

“喂！喂马的。”

“在！”

“马匹都还健康吗？”

他好像将这几十匹马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负责马厩的马夫跪在地上，向他禀报说马匹都很健康。

“今天我要骑哪匹马去接母亲大人呢？快点儿，把草鞋拿出来！”

秀吉让马夫带路，前去挑选马匹。

狭长的马厩里，排着很多看上去很凶悍的战马。这些马都是战斗的有功之臣。它们看到了秀吉的脸，不知道是因为认识还是害怕，都在嘶鸣或是以蹄击地，躁动不已。

“嗯？这个鼓声是怎么回事？”秀吉竖起了耳朵。

可能是因为这个，马匹才焦躁起来。远处的城下町方向，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

“这阵鼓声是怎么回事？”秀吉有些纳闷。

一名马夫答道：“城下的农民和市民们，为了庆祝今天的入城，从昨天起就在练习跳舞和伴奏了。”

“是不是那种以前我看过的舞？对了，我们从小谷搬到长浜时，不是办过入城典礼吗？”

“不是的，今天的典礼是为了庆祝老爷的母亲大人和夫人进城。”

“今天的喜事只是我个人的私事，连居民们都这样开心？”

“大家为了欢迎几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在路上铺好砂石，门上都贴着赏花帘，屋檐上都摆好了装饰品，所以才弄得这般热闹。”

“我也想早点看到啊。”

“还没有到时间吧。”

“今天的上午为什么过得这么慢啊。”

“因为您天还没亮就醒了吧。”

“啊，是吗？”

还没有见到母亲，他就开始表现出孩子气了。他想象着母亲和妻子的轿子可能已经到湖边了，现在又正在朝哪边走呢。

“马上就要到城下的尽头了。”一名派到城门处察看情况的士兵骑马回来禀报。

这时，他已经将马匹拉到城门内，带领手下两三百人，有徒步也有骑马的，众人排好队，安静地等待着。

城门打开了。四周如同新年一般一尘不染。沿着宽阔的道路可以看到城下町一带。

衣着光鲜的队伍跟在秀吉身后，随着海螺的声音，整齐地走出了城门。这天，秀吉的服装自不用说，侍童和贴身侍卫以及队伍中的每个人，都穿着华丽的服饰，宛如展开一幅画一般。

街道上连只小狗都看不到。路两侧围着金色屏风，屋檐上插着假花，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跪在草席上。秀吉的脸上油光闪亮，他在士兵的簇拥下，走了过去，大街小巷中充斥了鼓声和民谣的声音：

咚咚呛咚呛

大将军身穿那个啊
金丝红底铠甲
铠呀么那个甲
铠呀么那个甲

银色头盔上
绑着红丝线
映着朝阳
映着大海和高山
大海和高山

马儿前面哟
彩旗花车上
画着个金葫芦
闪闪发亮哟闪闪发亮

马蹄声哟
真呀么真叫响
了不起的大将军
大将军哟大将军

年轻的武士们
勇敢向前进
身披紫色斜纹披风
披风呀披风

威风凛凛
四方平定
五谷丰登
百姓安心哟百姓安心

和平的歌声伴着锣鼓喧天，连尘土看上去都像瑞气升腾的彩虹一样。这首歌谣是秀吉将居城从小谷移到长浜时，居民们喜悦之下情不自禁地边跳边唱出的作品，歌词可能是村夫或者是不太识字的市民所编，显得比较粗糙，但因此却包含了居民们的真情实感。

“就在这边等吗？”秀吉在手下的提醒下，下了马。这里是通往城下町

的道路，可以看到街旁的松树。旁边有间临时设置的茶亭。

他坐到条几上休息起来，但其间又忍不住数次走到屋檐处，朝着路边看了过去。

“还没到吗？”

不一会儿，快到中午时分，远处来了一队人马和轿子。阳光突然显得无比灿烂，天空中除了飞舞的蝴蝶别无他物。

“是母亲啊，是母亲啊……前面那个轿子！”

秀吉踮起脚张望着，看着左右的家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来，他并没怎么提到宁子。

“辛苦了，辛苦了！”他大声说着，走到了队伍前。

队伍停到了临时茶亭边，停了下来。领头的蜂须贺彦右卫门下了马，朝着秀吉鞠了一躬。

秀吉大声地慰劳彦右卫门及手下的随从们。接着，他立即来到两个涂漆轿子边。

“宁子，还好吗？”他首先找到了妻子，看到她笑咪咪的面孔后，他又来到老母亲的轿子边，跪了下来。

“我是藤吉郎，前来迎接母亲大人。请您在这里的茶亭稍事休息如何？”

老母亲也报以一笑。暖洋洋的春日阳光，展示了她心中的幸福和谢意。秀吉感到极为满足，这一瞬间的欢乐，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他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最为幸福的时刻就在此时。

母亲很想像过去那样，将儿子抱到膝上诉说思念之情，但她只是礼貌地说道：“路上隔一里便有小休，隔两里便有大休，彦右卫门及其他人对我们极为照顾，丝毫不觉疲劳。我想快点看到你的新家。”

听到母亲有此愿望，秀吉便招来马匹，翻身上马，领着队伍走向了长浜城。

这时，整个城下，如同过节一般欢腾热闹。无论贫富老少，大家都为城主的喜事而欢欣，他们将秀吉的孝行当成了对自己父母的孝敬。

“母亲大人到了！母亲大人来啦！”

大家将花车推到路口，沿着护城河，里三层外三层地跳起了舞。虽然城门近在眼前，但队伍花了半个时辰才走进了城内。

秀吉带着母亲和妻子，观看了北城郭里新造的房屋。这里后可观伊吹山峦，前可望大湖与四明岳，庭园中点缀着花木和奇石，宫殿构造完全无可挑剔。

然而，老母亲却突然有些落寞地看着秀吉说道：“没有田地啊……主城里没有给我种菜和豆子的田地啊。”